

第二十一回

護法設莊留大聖

須彌靈吉定風魔

却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，拿着些破旗，破鼓，撞入洞裏，報道：『大王，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，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。』老妖聞說，十分煩惱。正低頭默想計策，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：『大王，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，拖在門口罵戰哩。』

那老妖聞言，愈加煩惱，道：『這厮却也無知！我倒不會吃他師父，他轉打殺我家先鋒，可恨！可恨！』叫：『取披掛來。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，等我出去，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，拿他進來，與我虎先鋒對命。』

衆小妖急急抬出披掛。老妖結束齊整，綽一桿三股鋼叉，帥羣妖跳出本洞。大聖見那妖走將出來，着實驍勇，看他怎生打扮，但見那：

金盔晃日，金甲凝光。盔上纓飄山雉尾，羅袍罩甲淡鵝黃。勒甲縱盤龍耀彩，護心鏡繞眼輝煌。鹿皮靴，槐花染色；錦圍裙，柳葉絨妝。手持三股鋼叉利，不亞當年顯

聖郎。

那老妖出得門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『那個是孫行者？』這行者腳躡着虎怪的皮囊，手執着如意的鐵棒，答道：『你孫外公在此，送出我師父來。』那妖仔細觀看，見行者身軀鄙猥，面容羸瘦，不滿四尺，笑道：『可憐！可憐！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，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你這個兒子，忒沒眼力！你外公雖是小小的，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，就長六尺。』那怪道：『你硬着頭，吃吾一柄。』

大聖公然不懼。那怪果打一下來，他把腰躬一躬，足長了六尺，有一丈長短，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，喝道：『孫行者，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門前使出？莫弄虛頭走上來，我與你見見手段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兒子啊！常言道：『留情不舉手，舉手不留情。』你外公手兒重重的，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！』

那怪那容分說，撚轉鋼叉，望行者當胸就刺。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，忙家不會，理開鐵棒，使一個「烏龍掠地勢」，撥開鋼叉，又照頭便打。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外，這一場好殺——

妖王發怒，大聖施威。妖王發怒，要拿行者抵先鋒；大聖施威，欲捉精靈救長老。叉來棒架，棒去叉迎。一個是鎮山都總帥，一個是護法美猴王。初時還在塵埃戰，後來各起在中央。點鋼叉，尖明銳利如意棒，身黑縮黃。戳着的魂歸冥府，打着的定見閻王。全憑着手疾眼快，必須要力壯身強。兩家捨死忘生戰，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。

那老妖與大聖鬪經三十回合，不分勝敗。這行者要見功績，使一個「身外身」的手段，把毫毛揪下一把，用口嚼得粉碎，望上一噴，叫聲「變！」變有百十個行者，都是一樣打扮，各執一根鐵棒，把那怪圍在空中。那怪害怕，也使一般本事，急回頭，望着巽地上，把口張了三張，噴的一口氣，吹將出去，忽然間，一陣黃風，從空刮起。好風真個利害！——

冷冷颼颼天地變，無影無形黃沙旋。穿林折嶺倒松梅，掃土揚塵崩嶺站。黃河浪

潑徹底渾，湘江水湧翻波轉。碧天振動斗牛宮，爭些刮倒森羅殿。五百羅漢鬧喧天，八大金剛齊嚷亂。文殊走了青毛獅，普賢白象難尋覓。真武龜蛇失了羣，梓潼驪子飄其韉。行商喊叫告蒼天，梢公拜許諸般願。煙波性命浪中流，名利殘生隨水辦。仙山洞府黑攸攸，海島蓬萊昏暗暗。老君難顧煉丹爐，壽星收了龍鬚扇。王母正去赴蟠桃，一風吹亂裙腰釧。二郎迷失灌州城，哪吒難取匣中劍。天王不見手中塔，魯班吊了金頭鑽。雷音寶闕倒三層，趙州石橋崩兩斷。一輪紅日蕩無光，滿天星斗皆昏亂。南山鳥往北山飛，東湖水向西湖漫。雌雄拆對不相呼，子母分離難叫喚。龍王遍海找夜叉，雷公到處尋閃電。十代閻王覓判官，地府牛頭追馬面。這風吹到普陀山，捲起觀音經一卷。白蓮花卸海邊飛，吹倒菩薩十二院。盤古至今曾見風，不似這風來不善。叻喇喇，乾坤險不炸崩開，萬里江山都是顛！

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，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，刮得在半空中，却似紡車兒一般亂轉，莫想輪得棒，如何攏得身？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，獨自個舉着鐵棒上前來打，

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，把兩隻火眼金睛，刮得緊緊閉合，莫能睜開；因此難使鐵棒，遂敗下陣來。那妖收風回洞不題。

却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，天地無光，牽着馬，守着擔，伏在山凹之間，也不敢睜眼，不敢抬頭，口裏不住的念佛許願；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，師父死活何如。正在那疑思之時，却早風定天晴。忽抬頭往那洞門前看處，却也不見兵戈，不聞鑼鼓，獸子又不敢上他門，又沒人看守馬匹，行李，果是進退兩難，惶惶不已。

憂慮間，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吹喝而來，他纔欠身迎着道：『哥哥，好大風啊！你從那裏走來？』行者擺手道：『利害！利害！我老孫自爲人，不曾見這大風。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，來與老孫交戰，戰到三十餘合，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，把他圍打，他甚着急，故弄出這陣風來，果是兇惡，刮得我站立不住，收了本事，冒風而逃。——狠，好風！狠，好風！老孫也會呼風，也會喚雨，不曾似這個妖精的風惡！』

八戒道：「師兄，那妖精的武藝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也看得過。又法兒倒也齊整。與老孫也戰個手平。却只是風惡了，難得贏他。」八戒道：「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？」行者道：「救師父且等再處，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，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。」八戒道：「你眼怎的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這會子冷淚常流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這半山中，天色又晚，且莫說要甚麼眼科，連宿處也沒有了！」行者道：「要宿處不難。我料着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，我們且找上大路，尋個人家住下，過此一宵，明日天明，再來降妖罷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他却牽了馬，挑了擔，出山凹，行上路口。此時漸漸黃昏，只聽得路南山坡下，有犬吠之聲。二人停身觀看，乃是一家莊院，影影的有燈火光明。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，漫草而行，直至那家門首，但見——

紫芝翳翳，白石蒼蒼。紫芝翳翳多青草，白石蒼蒼半綠苔。數點小螢光灼灼，一林野樹密排排。香蘭馥郁，嫩竹新栽。清泉流曲澗，古柏倚深崖。地僻更無遊客到，門

前惟有野花開。

他兩個不敢擅入，只得叫一聲『開門，開門。』那裏邊有一老者，帶幾個年幼的農夫，又鉆掃帚，齊來問道：『甚麼人甚麼人？』行者躬身道：『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，因往西方拜佛求經，路過此山，被黃風大王拿了我師父進去，我們還未救得。天色已晚，特來府上告借一宵，萬望方便，方便。』那老者答禮道：『失迎，失迎。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，却纔聞得叫門，恐怕是妖狐強盜等類，故此多有沖撞。不知是二位長老，請進，請進。』

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，徑至裏邊拴馬歇擔，與莊老拜見，敘坐。又有蒼頭獻茶。茶罷，捧出幾碗胡麻飯。飯畢，命設鋪就寢。行者道：『不睡還可，敢問善人，貴地可有賣眼藥的？』老者道：『是那位長老害眼？』行者道：『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們出家人，自來無病，從不瞞得害眼。』老人道：『既不害眼，如何討藥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，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今有些眼淚汪汪，故此要尋眼藥。』

那老者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你這個長老，小小的年紀，怎麼說謊？那黃風大王，風最利害。他那

風，比不得甚麼春秋風，松竹風，與那東西南北風……」八戒道：「想必是夾腦風？羊耳風？大麻風？偏正頭風？」長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他叫做『三昧神風。』」行者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老者道：「那風——」

「能吹天地暗，善刮鬼神愁，裂石崩崖惡，吹人命即休。」

「你們若遇着他那風吹了時，還想得活哩！只除是神仙，方可得無事。」行者道：「果然！果然！我們雖不是神仙，神仙還是我的晚輩，這條命急切難休，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！」那老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也是個有來頭的人。我這敵處，却無賣眼藥的。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，曾遇異人，傳了一方名喚『三花九子膏』，能治一切風眼。」

行者聞言，低頭唱喏道：「願求些兒，點試，點試。」那老者應承，即走進去，取出一個瑪瑙石的小確兒來，拔開塞口，用玉簪兒蘸出少許，與行者點上，教他不得睜開，寧心睡覺，明早就好。點畢，收了石確，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。八戒解包袱，展開鋪蓋，請行者安置。行者閉着眼亂摸。八戒笑道：「先生，你的明杖兒呢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個饅糠的馱子，你照顧我做瞎子哩！」

那獸子啞啞的暗笑而睡。行者坐在鋪上，轉運神功，直到三更後方纔睡下。

不覺又是五更將曉，行者抹抹臉，睜開眼，道：『果然好藥！比常更有百分光明！』却轉頭後邊望望，呀！那裏得甚房舍廳門，但只見些老槐高柳，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。那八戒醒來道：『哥哥，你嚷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你睜開眼睛看看。』獸子忽抬頭，見沒了人家，慌得一轂轆爬將起來道：『我的馬哩？』行者道：『樹上拴的不是？』『行李呢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頭邊放的不是？』

八戒道：『這家子也懶懶，他搬了，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？通得老豬知道，也好與你送些茶果。想是躲門戶的，恐怕里長曉得，却就連夜搬了。——噫！我們也忒睡得死！怎麼他家拆房子，響也不聽見響響？』行者吸吸的笑道：『獸子，不要亂嚷。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。』八戒走上前，用手揭了，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：——

『莊居非是俗人居，護法伽藍點化廬。妙藥與君醫眼痛，盡心降怪莫躊躇。』

行者道：『這夥強神，自換了龍馬，一向不會點他，他倒又來弄虛頭！』八戒道：『哥哥莫

扯架子。他怎麼伏你點札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還不知哩。這護教伽藍，六丁六甲，五方揭諦，四值功曹，奉菩薩的法旨，暗保我師父者。自那日報了名，只爲這一向有了你，再不會用他們，故不會點札罷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，所以不能現身明顯，故此點化仙莊。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，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，亦可謂盡心矣。你莫怪他，我們且去救師父來。」

行者道：「兄弟說得是。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，你且莫動身，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擔，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，看師父下落如何，再與他爭戰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這等。討一個死活的實信。假若師父死了，各人好尋頭幹事；若是未死，我們好竭力盡心。」行者道：「莫亂談，我也去！」他將身一縱，徑到他門首，門尙關着睡覺。行者不叫門，且不驚動妖怪，捻着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花腳蚊蟲，真個小巧，有詩爲證——

擾擾微形利喙，嚶嚶聲細如雷。
蘭房紗帳善通隨，正愛炎天暖氣。
只怕薰煙撲扇，偏憐燈火光輝。
輕輕小小忒鑽疾，飛入妖精洞裏。

只見那把門的小妖，正打鼾睡，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。那小妖翻身醒了，道：『我爺啞！好大蚊子！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疸！』忽睜眼道：『天亮了。』又聽得支的一聲，二門開了。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，只見那老妖吩咐各門上謹慎，一壁廂收拾兵器：『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，他今日必定還來。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。』

行者聽說，又飛過那廳堂，徑來後面。見那一層門關得甚緊，行者從門縫兒鑽將進去，原來是個大空園子，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纏索綁着唐僧哩。那師父紛紛淚落，心心只念着悟空，悟能，不知都在何處。行者停翅，叮在他光頭上，叫聲『師父』。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，道：『悟空啊，想殺我也！你在那裏叫我哩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我在你頭上哩。你莫要心焦，少得煩惱。我們務必拿住妖精，方纔救得你的性命。』唐僧道：『徒弟啊，幾時纔拿得妖精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拿你的那虎妖，已被八戒打死了。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，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。你放心，莫哭，我去啞。』

說聲去，嚶嚶的飛到前面，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，正點札各路頭目；又見那洞前有一個

小妖精，把個「令」字旗磨一磨，擡上廳來報道：『大王，小的巡山，纔出門，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尙坐在林裏；若不是我跑得快些，幾乎被他捉住。却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。』老妖道：『孫行者不在，想必是風吹死也。再不去那裏求救兵去了！』衆妖道：『大王，若果吹殺了他，是我們的造化，只恐吹不死他，他去請些神兵來，怎生是好？』老妖道：『怕那甚麼神兵？若還定得我的風勢，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，其餘何足懼也！』

行者在屋梁上，聽得他這言語，不勝歡喜，即抽身飛出，現本相，來至林中，叫聲『兄弟。』八戒道：『哥，你往那裏去來？剛纔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，被我趕了去也。』行者笑道：『虧你！虧你！老孫變做蚊蟲兒，進他洞去探看師父，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。是老孫吩咐，教他莫哭，又飛在梁上聽了一聽。只見那拿令字旗的，喘噓噓的，走進去報道：只是被他趕他，却不見我。老妖亂猜亂說，說老孫是風吹殺了，又說是請神兵去了。他却自家供出一個人來，甚妙甚妙！』八戒道：『他供的是誰？』行者道：『他說怕甚麼神兵，那個能定他的風勢，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——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……』

正商議處，只見大路旁走出一個老公公來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身健不扶拐杖，冰髯雪鬢蓬蓬。金花耀眼意朦朧，瘦骨衰筋強硬。

屈背低頭緩步，龐眉赤臉如童。看他容貌是人稱，却似壽星出洞。

八戒望見大喜道：『師兄常言道：『要知山下路，須問去來人。』你上前問他一聲，何如？』真個大聖藏了鐵棒，放下衣襟，上前叫道：『老公公，問訊了。』那老者半答不答的，還了個禮道：『你是那裏和尙？這曠野處，有何事幹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們是取經的聖僧。昨日在此失了師父，特來動問公公一聲：靈吉菩薩在那裏住？』老者道：『靈吉在直南上，到那裏還有三千里路，有一山，名小須彌山。山中有個道場，乃是菩薩講經禪院。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是取他的經，我有一事煩他，不知從那條路去。』老者用手向南指道：『這條羊腸路就是了。』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，那公公化作清風，寂然不見。只是路旁留下一張簡帖，上有四句頌子云：

『上覆齊天大聖聽：老人乃是李長庚。須彌山有飛龍杖，靈吉當年受佛兵。』

行者執了帖兒，轉身下路。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我們連日造化低了，這兩日白日裏見鬼，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？」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，念了一遍，道：「李長庚是那個？」行者道：「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。」八戒慌得望空下拜，道：「恩人！恩人！老猪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時，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！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却也知感恩，但莫要出頭，只藏在這樹林深處，仔細看守行李馬匹，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耶。」八戒道：「曉得曉得！你只管快快前去，老猪學得個『烏龜法』，得縮頭時且縮頭。」

孫大聖跳在空中，縱筋斗雲，徑往直南上去，果然速快。他點頭經過三千里，捋腰八百有餘程，須臾見一座高山，半中間有祥雲出現，瑞靄紛紛，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，只聽得鐘聲悠揚，又見那香爐縹緲。大聖直至門前，見一道人，頂掛數珠，口中念佛。行者道：「道人作揖。」那道人身答禮道：「那裏來的老爺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？」道人道：「此間正是，有何話說？」行者道：「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，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。今有一事，要見菩薩。」道人笑道：「老爺字多話多，我不

能全記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。」

道人依言，上講堂傳報。那菩薩即穿袈裟，添香迎接。這大聖纔舉步入門，往裏觀看，只見那：

滿堂錦繡，一屋威嚴。衆門人齊誦法華經，老班首輕敲金鑪磬。佛前供養，盡是仙果；仙花案上安排，皆是素穀、素品。輝煌寶燭，條條金燄射虹霓；馥郁真香，道道玉煙飛彩霧。正是那講罷心閑方入定，白雲片片繞松梢。靜收慧劍魔頭絕，般若波羅善會高。

那菩薩整衣出迓，行者登堂坐了客位，隨命看茶。行者道：「茶不勞賜，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，特請菩薩施大力降怪救師。」菩薩道：「我受了如來法令，在此鎮押黃風怪。如來賜了我一顆『定風丹』，一柄『飛龍寶杖』。當時被我拿住，饒了他的性命，放他去隱姓歸山，不許傷生造孽，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，有違教令，我之罪也。」那菩薩欲留行者，治齋相敘，行者懇辭，隨取了飛龍杖，與大聖一齊駕雲。

不多時，至黃風山上。菩薩道：『大聖，這妖怪有些怕我，我只在雲端內住定，你下去與他索戰，誘他出來，我好施法力。』行者依言，按落雲頭，不容分說，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，叫道：『妖怪還我師父來也！』慌得那把門小妖，急忙傳報。那怪道：『這潑猴着實無禮！再不伏善，反打破我門！這一出去，使陣神風，定要把他吹死！』仍前披掛，手綽鋼叉，又走出門來，見了行者，更不打話，撚叉當胸就刺。大聖側身躲過，舉棒對面相還。

戰不數合，那怪吊回頭，望巽地上，纔待要張口呼風，只見那半空裏，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，不知念了些甚麼呪語，却是一條八爪金龍，攢喇的輪開兩爪，一把抓住妖精，提着頭，兩三摔，摔在山石崖邊，現了本相，却是一個黃毛貂鼠。

行者趕上，舉棒就打，被菩薩攔住道：『大聖莫傷他命，我還要帶去見如來。』對行者道：『他本是靈山脚下的得道老鼠；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，燈火昏暗，恐怕金剛拿他，故此走了，却在此處成精作怪。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，故着我轄押，但他傷生造孽，拿上靈山，今又沖撞大聖，陷害唐僧，我拿他去見如來，明正其罪，纔算這場功績哩。』行者聞言，却謝了菩